

寂寞

文／賴光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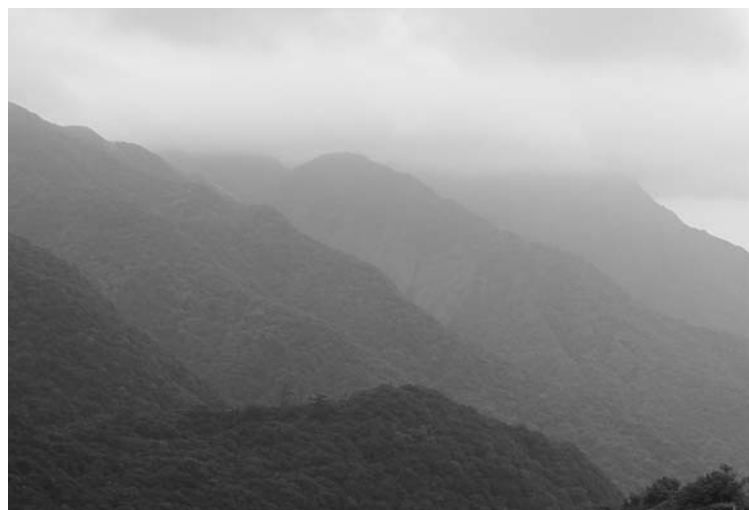
早上很幸運，睡到十點才起床。吃完早午餐，洗完衣服，沒事可做就開始慌。於是開始研究新買的音響，音樂再好聽卻找不到人分享，房子空蕩蕩，孤寂佔滿了我心房。我的心成了孤島，忽然很想找人聊聊，拿起了電話，尋找可撥出去的號碼。Alex說沒空，Ben通話中，Clement和女友在互相按摩增進感情。也曾想要打給她，卻想起她說要和同學去看電影，怕打去會掃她的興。只好讀讀我大學時崇拜的斯賓諾莎，卻發現他陌生的像三角函數的算法。不想休假的下午都一樣，決定去清水休息站看夕陽，拿了鑰匙，帶了Bee Gees，驅車前往。

到了目的地，按照慣例，我坐在車頂。忽然發現右方出現一位美女，臉蛋好、長髮飄，最重要的是她脖子到鎖骨的線條，美的讓我眼睛無法逃。我把眼前海景拋，直往她身上瞧，她向我回以微笑，讓我被電到。但我和美女通常都只有一面之緣，下次再見通常不知要等哪年。沒想到她卻走向我，問我為何一個人在此發呆，我說我剛結束一段痛苦的感情。

「我的初戀像加了太多味精的貢丸湯，讓我完全不想再去嚐。我的感情像克補，她在我這裡補充體力去尋找別的幸福。」我說。

「我縱橫愛情的沙場，交過的男友多到可以到全台灣的7-11當店長，也受了許多傷。卻發現幸福難尋，每段戀情都像咖啡裡加鹽，既苦又鹹。真愛本就難以捉摸，你又何必將心磨。所以既然已過去，就不必再提，讓我們換點別的話題。」她回。

我問她喜歡看什麼電影，她說霹靂嬌娃；問她是否看過艾蜜莉，她說她不喜歡吃梨。聽不聽Coldplay，她說她偶像是Energy。我喜歡駐足中友



的誠品書局，她愛光顧中友二樓的精品區。想和她聊小仲馬的《茶花女》，她卻只提Fendi和Burberry。我忽然恍然大悟，她是《茶花女》裡的瑪格麗特，我卻不是阿爾芒。更何況她言語平乏，如同炒高麗菜忘記加鹽巴。我們頻寬完全不同，她是pub裡的dancing queen，我卻喜歡在家被書困。她脖子再美，也讓我插翅想飛。

「我雖然開最新款的saab，但車主其實是我老爸，現在正在服役，窮的連Levis也買不起。」我坦白的說。

她聽完後很快的拿起手機，說她收到一封新的message。

「我家的狗忽然便秘，我要帶它去看獸醫。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，有緣必定會再相聚，Bye~~~。」她迅速的離開我身旁，彷彿看到前方是大拍賣的現場。

發現太陽已落入海平面下，跑了老遠竟沒看到夕陽，只好悻然踏上歸途，回家續把寂寞嚐。（作者任職於岸巡第八三大隊）